

馮公七秩榮壽大慶序

偶回香港大學圖書館看書，見新翼入口的展覽區展示了原放在舊翼五樓電梯「大堂」的一張大書屏，近看小簡介牌，題為《賴際熙等〈馮平山先生七十壽屏〉》，展區還有不少中文學院的珍貴文物。原來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是成立九十周年的小型展覽。

在香港大學混了幾年，與中文學院、中文系緣薄，與馮平山圖書館還算緣深。我入讀香港大學時，馮平山圖書館已遷入大學圖書館。原馮平山圖書館則先後改稱馮平山博物館、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。

那個年頭，我雖是工程學院的學生，卻是看圖書館內的中文書多、看英文書少；讀文史書多、讀理工書少，不務正業之至。畢業離校之後，到圖書館找書還算頻密。後來互聯網發展神速，我訂閱了網上電子版的《大不列顛百科全書》，家中的印刷本就要束諸高閣。然後還有免費的《維基百科》和大量中國經典書籍上網，到馮平山圖書館的次數就減少許多。

今回談的壽屏，原題為《恭祝誼授中憲大夫馮平山先生七秩榮壽大慶序》，是前清太史（民間對翰林的敬稱）賴際熙（1865-1937）為祝賀富商馮平山先生（1860-1931）壽辰所寫。賴公是光緒二十九年（1903）二甲第七十六名進士，曾任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、文學院院長。此序寫於一九二九年，馮先生虛齡七十。一秩是十年，故名。

常有個心願，就是撰文介紹一下這篇《序》，讓年輕一代讀讀二十世紀上半葉香港文學的佳作，但是原文甚長，若標點簡注，篇幅就長得不得了，難免發表園地也。

馮先生得「誼授中憲大夫」之銜，那是指得到清朝皇帝給予正四品的榮譽，一九二九年是民國十八年，民間對於前朝封贈官銜名譽還是很重視和懷念。賴公稱讚馮公捐助教育事業，「以聖賢之志，為商賈之業」，「宅心必誠，待人必信，見利必審於義，處事能竭其忠。苟其業為有害於當世，有違乎本心，雖利市百倍皆舍而勿取」。賴公又記當時不良學風：「提倡悖亂言論為能事，風起潮湧，氾濫而不可遏抑，人心日益囂張，世局日益紛擾。」馮公捐助則有「數千年墜緒得延一線於此島」之功，八十多年後再讀是篇，惟有唏噓兩字。

賴公是「誼授通奉大夫」，從二品銜。此《序》由另一翰林公溫肅（1879-1939）所書，楷體端嚴中正。溫公與賴公同科而年輕，二甲第一百二十五名進士。兩公皆為二甲進士，故稱「賜進士出身」。溫公的官可大得多，做到都察院左副都御史，是正三品的高官，還授正一品的光祿大夫銜。潘生好玩《陞官圖》，對此當然加倍留意。



馮平山壽屏。 作者提供

常有個心願，就是撰文介紹一下這篇《序》，讓年輕一代讀讀二十世紀

我愛你們

如果你問到我一生中當中最愛的是什麼？我一定會答你：「我的家人。」雖然有時看見身邊的朋友與他們家人的相處有點問題，就好像他們跟父母的溝通方法總有點覺得不對勁，總有諸多拗掙，相處上大家的語氣及態度也不見得很好，那些我也看在眼內，因為我不明白為什麼在這世上能夠成為家人，要用這些不好的相處方式一起生活。所以早前一些家人從外國回香港的時候，每一刻的相聚也感到很溫暖，而且也覺得這就是我所希望擁有的開心場面，所以我們相處融洽。

雖然我的家人這次不止是到香港旅遊，之前也遊覽了日本、上海及深圳，所以見面的日子也只有個多星期，但因為我們已經有兩年多沒有見面，所以很珍惜相聚的時刻，適逢當中是中秋節的關係，所以我們在這個月月團圓的日子，選擇不外出慶祝，一家人就留在酒店的房間打邊爐，還記得那天完成通宵節日到早上的時候，便趕快回家睡了四個小時，然後便起來跟他們到街市買菜，這個一起到街市買東西的場面，不知道已有多少年沒有一起做過的事情。

到街市，我們在看不同的攤檔，選購海鮮、菜、肉類及一些水果，也是一般人家買菜也會買的東西。而因為兩個姐姐的子女很少機會到香

港的關係，他們看見一些「魚檔」覺得很新奇，這麼大條的魚，還在跳來跳去，吸引他們不停拍照，這些片段也是值得紀念。

因為適逢中秋節，我也買了一些簡單的燈籠給他們飯後一起到戶外玩，雖然他們已二十多歲，但因為從來沒有接觸過這些玩意，所以也感覺很新奇。我看在眼裡，原來這些簡單的東西也可以令到他們覺得很有趣，自己也有點安慰。

在酒店的房間裡，大家吃過晚餐，便圍在一起說東說西，很簡單的談話，也感受到大家非常珍惜共聚的日子，雖然有很多地方及東西想與他們一起共度，但日子太少，只好盡量不要浪費相聚的時刻，想做的事情也濃縮起來，可以給他們有一個難忘的香港旅程。

亦因為之前其中一位姐姐很希望到香港大埔一個興建得很美麗的「慈山寺」參觀，幾經朋友的安排之下終於跟他們到達這個地方遊覽，莊嚴的建築及美味的素菜，也令他們留下深刻印象。

所以我覺得，能夠與家人共聚，無論做什麼事情也感覺愉快，現今科技進步，簡單用手機也可以拍下這些難忘場面及相片，於往後的日子，當想起他們的時候，也可以拿出來一一回味，期待跟他們下一次相聚的時刻。

戲劇大師

現在被稱為演藝界「戲劇大師」的鍾景輝，他在培正中學讀書時，我就認識他。當時香港學界戲劇比賽，我曾率領培僑中學的戲劇組前往培正參加比賽，他是該校戲劇組台柱，既是領班又是主角，風頭正勁。至於各校演出的劇目是什麼，都忘記了。但他的名字，卻記住了。他畢業後，在戲劇界發展，終於闖出名堂，成為大師。

我大概長他十年有多，可見歲月不饒人，當年我是年輕教師，他是中學生，今天我已是風燭殘年，他仍然興致勃勃在演藝界作出奉獻，雖然大家沒有來往，也許他對我也沒有什麼印象。

在報上看到他的幾幅照片，從年輕時的「寬實清和鍾景輝」，到「一名出色運動健將」，到演出《相約星期二》的老人，都維妙維肖。原來這位中學時期的話劇演員，今年已經是登八老人，而且還患上腸癌，聽力也已衰退，要戴上助聽器。但他的門生不少，近年還有為賀其八十大壽而演出美式戲劇《小城風光》。

看他在演出《相約星期二》劇中的老人，他真的是老了。但是當年曾與他拍檔演出的女生殷巧兒，年前曾與她同台吃飯，見她仍然精神奕奕，未見老態，大概是保養得好的緣故。

上世紀七十年代，校際有戲劇比賽之設，於是中學話劇活動，頗為活躍。但近數十年來，學校戲劇活動，轉趨沉寂。我所主持的學校，也早已沒有戲劇活動。沒有活動，便缺乏滋生演員的土壤，未知其他學校，仍有這類活動否？

我在中學時代，剛剛是抗日活動初起，小年紀便演出吳祖光的《鳳凰城》。但我自認並沒有戲劇細胞，不像我的二哥那樣有藝術天分，既會演戲，又會繪畫。俱往矣。時代不允許我的二哥發揮藝術天才，抗戰一起，他還是拿起槍桿子，打日本鬼子去了。

共享世代

近年世界有點像走了回頭路，潮流興起了共用空間，無論是單身男女、家庭、老人，以至辦公室、交通，都有節約的共享方式。

在繁榮的香港都市寸金尺土，為協助低收入家庭搬離環境惡劣欠安全的劏房，社會服務聯會推出為期三年的「社會房屋共享計劃」，由兩至三個低收入家庭分租一個安全及衛生獨立單位，共享廚房、廁所和客廳，以助他們度過輪候公屋的時期，也得以互相扶持。另外「要有光社會地產」也有類似的協助住屋計劃。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，不少家庭居住在板間房，廚廁共用，沒有客廳。當時的徙置大廈，也須共用廁所和浴室。想不到香港社會繁榮昌盛，人口激增，住屋問題愈來愈困擾市民，連同早前提出的貨櫃屋建議，也有幾十年前的臨屋影子，社會在走回頭路。

不單是家庭，不少大學生為方便上學和有溫習空間，也會在大學附近租房；而某些工作性質的行業，如機艙服務員等，經常要日間休息，晚上出勤，也會合租單位。

政府在八十年代引入「長者住屋」計劃，為讓長者可以互相照顧，有一屋兩獨居老人的單位，現在也鼓勵單身老人一起申請公屋和同住。

租金太貴，除帶來家庭居住問題，也延伸至商業發展。在傳統的商业區寫字樓辦公室租金已拋離許多人的負擔能力，除偏遠的商业區興起，共用工作空間也應運而生。即是在一寫字樓內，出租一張桌子或一個小房間予小型公司或創業者，大家共用文儀設施、休憩空間、會議室、活動場地、秘書服務等，以減省從商者的開支。此類共用辦公室愈來愈受歡迎，共用者甚至有機會遇到生意夥伴或顧客。

共享這名詞也出現在交通工具，航空公司為求增加客源而設的代號共享航班；上班族為節省燃油開支而組成的汽車共享（car pool）！



共用工作空間最受創業者和小公司歡迎。 作者提供

孩子的隱私

每個人的朋友圈裡，應該都有一批愛晒娃的家長，或者，您也許就是其中之一。但是，拋開所有其他人的彈讚不說，單從法律和安全兩方面來講，您考慮過這當中的隱患嗎？

當90後的生產期和80後的育兒期巧遇微信、微博興起，就造成了這些年的晒娃潮。80、90後的網絡一代比之前的人們更開放、自信和單純——這個單純是指在網絡上的防禦感。於是，幾乎每個人的朋友圈裡都會有或多或少「晒娃狂魔」，去微博隨便一搜，更能看到大把的素人素娃。這些家長晒出的照片風格各異但內容唯一，就是不停地把自己孩子的日常生活公之於眾。

能理解這些父母對自己孩子的喜愛，但是，從理智出發，這些行為卻蘊藏巨大的隱患和危險。比如孩子具體信息的洩露。在又做到晒娃又注重隱藏孩子面貌、姓名、行蹤、具體家庭地址或幼兒園及學校等信息這一方面的家長，目前只多見於明星，在普通老百姓中少之又少。但是，很多掛牌者、綁匪、詐騙者卻正是根據這些信息鎖定目標，輕鬆策劃犯罪的。舉個例子，您知道通過微信發的原圖就可以輕鬆定位您的拍照地址嗎？

又比如對變童癖的防範。如何保護自己的孩子不被兒童色情所侵害，中國的家長對這一方面的意識從來都是薄弱的，總以為這是歐美電影裡的橋段。家長們不分場合、不分受眾地晒出自己寶貝的各種萌照，更有心大的晒出洗澡照、裸身照甚至炫耀式的「露小鳥」照……但事實上，2013

百家廊

若荷

金色的、收穫的秋天，往往是經不起曬的，一曬，就露出了心事，一曬就知道秋天無處躲藏。是什麼給大地鋪展上金黃，在那瓦藍的天空下秀出一片火紅的景象？秋收然後冬藏，是我國各族人民生活的習慣，穀物收割過後，必然就要有個讓陽光撫摸炙去水分的過程，因而許多地方的人們在季節收穫之後，都樂於為莊稼拾掇出個曬場，於是便有了人們所說的「曬秋」。

畢竟每一枚果實都來自於汗水，每一顆稻穀都是消耗生命體力的一次次付出。收穫的秋天，北方人曬出的是苞米，南方人曬出的是稻穀，而篁嶺的秋天，則曬得更加豐富多彩。他們那看似尋常的一曬，曬出的不僅僅是稻穀，而且還曬出了一種文化與精神。

看過篁嶺的曬，才知道什麼叫「曬秋」，只有篁嶺的曬才稱得起曬秋。與普通的曬秋不同，這裡的曬秋無關於季節的變化，而是關於收穫的多少。春天他們曬筍乾、曬鹹菜，夏天他們曬冬瓜、曬南瓜，秋天他們曬蘿蔔、曬菊花。剛打下的稻穀束在一起可以曬，下河打來的魚蝦也可以曬，用一根繩索束住魚的尾，成把的稻穀懸掛在斑駁的屋簷外，透過紅漆掃過的門窗望過去，清清楚楚的，就如一彎長短不齊的眉。

這是一個令人懷舊的地方。在北方，那些懸掛在樹上的玉米是令人懷舊的，在篁嶺，那些扁圓碩大的竹匾亦是令人懷舊的。那穿在竹竿之上晾曬的茄子、豆角，就像穿曬了百年以及千年的時光。那些竹匾編織的可真大啊，這麼大的竹匾只有一副伸展開的雙臂是將它端不起來的，它需要結實耐用，就需要竹篾的質量和重量。一根根碗口粗的椽木一頭自房屋牆壁上伸出，一頭凌空於街道狹窄的上方。陽光照射，一枚枚圓圓的光影打在地上，宛若一道撐起的傘，陰涼形成，架在上面的竹匾就是那隻碩大的傘。人們頂着它所覆蓋的陰涼行走，用腳步輕輕丈量村莊。在那些陰涼的竹匾下行走，仰起頭，映入眼簾裡的又是一道亮麗的風景。

村莊不大，有百十戶人家，房屋建造高低錯落，人們在這地無三尺平的山頭上，打造出不同格局不同朝向的徽式民居，灰磚黛瓦，斑駁的泥坯泥牆反射着不同明暗的光，如同畫筆隨意塗抹的油畫。當地人承襲老輩人傳下來的農俗，要把每年的收成鋪展在這些巨大的竹匾裡曬。因而被來自天南海北的人們稱之為「曬秋」。攤開的曬品，就是他

們今年的收成，誰家播種了什麼，誰家採來什麼緊俏的山貨，都是用一隻竹匾展示的內容，彷彿以此表達對生活的感恩，對天空和大地的一聲無言的致謝。

蹲在曬台上曬秋的大多是些女性，她們頭繫一方素素帶花的頭巾，埋頭整理着將要鋪於曬區的物件，手輕輕一劃，便讓紛雜的曬品變得簡單、均勻、理順。別看她們是土生土長的婦女，卻一個個胸懷藝術，興致上來，會將不同顏色的果蔬精心拼成一幅優美的風景或者是人物。她們曬啊曬，視線從沒自竹匾上抬起過，一副坦然自若的表情。曬秋，對於遠方的客人來說讓人震撼，對於她們來說卻是日常中的部分。或許她們都不知道，因了她們手下的一件件傑作，而使祖祖輩輩居住的這個地方，成為一種文化符號而遐邇聞名。

篁嶺，屬於典型的山居形村落，被人們譽之為「天上的街市」，周邊千棵古樹環抱，萬畝梯田簇擁，綠是篁嶺的主色調。村中所有的住宅都圍繞天街而建，即便遠離天街的地方，也要開闢出一條小徑，砌上一層層石階，高低曲折地通往自家的院落。天街，就像一條穿起整座村莊的玉帶，把篁嶺古村順其自然地引領起來。近三百米的天街古巷，分列着各式各樣的商舖、茶坊，站在篁嶺的高處，你能俯瞰到這裡的人文奇觀——「曬秋」，那一區區不同顏色的竹製曬區，與古巷兩旁林立的徽式茶坊、酒肆、書場、硯莊遙相呼應，古意盎然。在天街上行走，就有機會體驗「曬秋人家」的農俗，體驗「朝曬暮收」田園生活。人們用眺窗為畫板，支架為畫筆，曬區為調色盤，春曬茶葉，秋曬辣椒……百米落差的嶺谷之上，家家鑿窗採光，戶戶支架曬物，成就了一幅幅經典傑作，頗為壯觀。

泥坯脫落的古老民居，經過了多少風雨呢？新與舊的交集，古老的和嶄新的文化碰撞，充盈着雖然不同的精神特質和文化氣息。牆角點綴的各色各樣的野花，沉靜安詳的人們自街上從容走過，各色各樣的服裝，一身悠閒款式。間或現出幾個安靜女孩，身月白收身小褂，配藍色筒狀的長裙，平底刺花的繡鞋，閒適且充滿了詩意。還有查氏酒坊的悠遊柔轉的笛音，宛若朱雀輕鳴，悅耳，動聽，將來往遊客的喧嘩化作一片絢爛織錦。只是這座形同「天街」的村落，處處小橋流水人家。相傳從前有位皇帝知曉了這

篁嶺「曬秋」

個地方，一時興起，揮筆寫下「天街」兩字，如今御筆揮就精匠雕刻的「天街」牌坊還在，只是光陰漸逝，一座青石縫隙間的巍然，已經穿過一個又一個時代。經了梯田繞裏的古老村落，彷彿就這樣被梯田托舉起來，成就了他們的生命之歌。

和許多地方的人們一樣，篁嶺居住者樂於農事和田耕，村民以養殖、耕種、採集山貨為主，生命與山上的毛竹一樣繁衍不息相伴一生。他們春種夏收，夏種秋收，季節從春光三月慢慢滑到金秋八月，而後九月、十月……每一個月份，都有各種各樣的稻蔬收穫，走入曬秋人家。稠密的稻田割下的稻穗，雨後竹林挖到的竹筍，墨綠椒棵上結出的辣椒，一枚枚採摘離枝之後飽而如生的菊花，都一一集中在這裡曬了，層層復層層，隨着季節的交替，房前屋後成了曬區的世界。

篁嶺的雨季稍長，採來的竹筍需要曬，打下的稻穀需要曬，摘下的瓜果種子也需要曬，這一曬，就從春天曬到了秋天。春天的曬是溫暖的，夏天的曬是鮮艷的，秋天的曬是斑斕的。金燦燦的陽光在八月的秋天裡還熱烈着，在九月的秋天裡帶着光芒撫摸着曬區裡的綠白紅黃，撫摸着農家心頭隱藏的喜悅。金色的玉米加入了曬的隊伍，紅通通的辣椒加入了曬的隊伍，黑色的大豆也加入了曬的隊伍……當所有的隊伍都集合起來，驀然發現，她們竟然曬出了家鄉的山水，曬出了一面面花團錦簇下的五星紅旗。一幅幅曬秋圖赫然出現在一座座曬台，人們更願意將它們當作一種藝術去欣賞，去領略。

我是北方人，不知道篁嶺的秋天有沒有小麥、紅豆、高粱、穀子、棉花、甘薯等等，如果有，那也一定會加入這個規模龐大的隊伍，等待篁嶺上的人們為秋天曬出新的內容，曬成一部穿越古今南北的大地之書。

個地方，一時興起，揮筆寫下「天街」兩字，如今御筆揮就精匠雕刻的「天街」牌坊還在，只是光陰漸逝，一座青石縫隙間的巍然，已經穿過一個又一個時代。經了梯田繞裏的古老村落，彷彿就這樣被梯田托舉起來，成就了他們的生命之歌。

和許多地方的人們一樣，篁嶺居住者樂於農事和田耕，村民以養殖、耕種、採集山貨為主，生命與山上的毛竹一樣繁衍不息相伴一生。他們春種夏收，夏種秋收，季節從春光三月慢慢滑到金秋八月，而後九月、十月……每一個月份，都有各種各樣的稻蔬收穫，走入曬秋人家。稠密的稻田割下的稻穗，雨後竹林挖到的竹筍，墨綠椒棵上結出的辣椒，一枚枚採摘離枝之後飽而如生的菊花，都一一集中在這裡曬了，層層復層層，隨着季節的交替，房前屋後成了曬區的世界。

篁嶺的雨季稍長，採來的竹筍需要曬，打下的稻穀需要曬，摘下的瓜果種子也需要曬，這一曬，就從春天曬到了秋天。春天的曬是溫暖的，夏天的曬是鮮艷的，秋天的曬是斑斕的。金燦燦的陽光在八月的秋天裡還熱烈着，在九月的秋天裡帶着光芒撫摸着曬區裡的綠白紅黃，撫摸着農家心頭隱藏的喜悅。金色的玉米加入了曬的隊伍，紅通通的辣椒加入了曬的隊伍，黑色的大豆也加入了曬的隊伍……當所有的隊伍都集合起來，驀然發現，她們竟然曬出了家鄉的山水，曬出了一面面花團錦簇下的五星紅旗。一幅幅曬秋圖赫然出現在一座座曬台，人們更願意將它們當作一種藝術去欣賞，去領略。

我是北方人，不知道篁嶺的秋天有沒有小麥、紅豆、高粱、穀子、棉花、甘薯等等，如果有，那也一定會加入這個規模龐大的隊伍，等待篁嶺上的人們為秋天曬出新的內容，曬成一部穿越古今南北的大地之書。

泥坯脫落的古老民居，經過了多少風雨呢？新與舊的交集，古老的和嶄新的文化碰撞，充盈着雖然不同的精神特質和文化氣息。牆角點綴的各色各樣的野花，沉靜安詳的人們自街上從容走過，各色各樣的服裝，一身悠閒款式。間或現出幾個安靜女孩，身月白收身小褂，配藍色筒狀的長裙，平底刺花的繡鞋，閒適且充滿了詩意。還有查氏酒坊的悠遊柔轉的笛音，宛若朱雀輕鳴，悅耳，動聽，將來往遊客的喧嘩化作一片絢爛織錦。只是這座形同「天街」的村落，處處小橋流水人家。相傳從前有位皇帝知曉了這

家家戶戶都在曬東西，成就了一幅幅經典傑作，畫面頗為壯觀。 作者提供

那年初秋上大學

來，跟大家混得比較熟了，有一個來自河南農戶的同學說笑，說，剛入學時，看到我穿格子衫上衣，戴手錶，足穿皮鞋，還以為我是外國留學生呢。當時聽了，嚇了一跳：原來我在他的眼中竟是不堪。立刻反省，把一切衫褲打入冷宮，穿起跟大家一般的白夾藍褲，冬天就不是黑便是藍，穿的是棉鞋戴的是絨帽。這大概就是我在大學時期的基本裝束，恐怕也不僅是我，所有的男生和老師，也都基本一樣，烙下時代的印記。

剛入學時，因為歸國僑生的關係，給分進僑生食堂，和體育系合在一起，伙食標準高於一般學生食堂，當然吃得較好。那裡有桌椅，吃過差不多一年，可是有一天，似乎是班上的什麼委員忽然跟我半開玩笑，說，喂！怎麼在食堂不見你？你不要脫離群眾了，回到我們那裡，跟我們一起吧！我一驚，原來在他眼裡，我成了特殊分子了！立刻就辦手續，退了小灶，回到班裡去，和大家一樣，站着圍飯桌吃飯。

在飯廳旁邊，有一間郵局，郵局旁立着各系各班級的信箱，我們班的郵件就由外號叫年輕人的同學掌管。那時，海外父母來信也就全靠他來派送。每當午餐時，也便是那海外來鴻的時段。而我寄信買郵票，也是出入那間郵局。

提起那郵局，大概現在早已滄海桑田。那年六月三號吧，郵局外的小廳，突然貼滿了大字報，有點鋪天蓋地的味道。之前「造北師大黨委反」的大字報已經由電台廣播，《人民日報》刊登，於今在北師大出現的，是譚厚蘭等人「造北師大黨委反」的大字報。正反大字報一時之間你來我往，我也擠上前去看了，但沒有表示意見。只聽見人們議論紛紛。再到後來，火燒到我們班上，有人在棗樹林貼出同班同學買耕生的大字報，他跟我同宿舍，嚇了我一跳。

我嚇嗚地問另一同學，不料他也雙手，只說，用你的腦子，獨立思考吧！

昨日

陶然

記得是八月底吧，好像已有秋意，但還是熱，當時我穿着短袖花格子上衣，騎着自行車報到。

北師大校門當時選開在臨新街口外大街的東門，記得在那兩排夾道的高大法國梧桐樹邊，好些舊同學就着桌子，伏着給報到的新同學對名字，簽到。在傳達室自報姓名時，那個守門的大爺還狐疑地望向親手抱着一包密封蓋印的檔案袋的我，沒說話。但我只注意新奇的大學門面，心想，我的五年大學生活就要從這裡開始了。何曾想到，我竟因為當時的特殊情勢，在北師大呆了八年！成了「大學生」了。

猶記得，上學第一天，大家排成幾排相認，彼此互不相知。這才聽說，有新同學剛到，就病倒在校醫院裡。但究竟是什麼人，我一無所知。歲月荏苒，以後的情勢如何發展，當時卻是茫然。

那時有點不知天高地厚，隨性而已。到了後